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三

流三

阜背顯聖

揚州江都縣白砂村吳元嗣家豪積善每秋冬間用師巫燒獻三界紙內用鵝鴨血肉活命雜供祭祀有泰州天慶觀道士唐慶餘到來抄注齋糧偶見本家賽願稱云何得天曹衆聖與中下界神道用物命文雜供養莫非觸犯諸天如何獲福元嗣問曰天曹如何供養願賜指教慶餘錄出儀式祇用明香燈燭酒果淨茶素麪飲饌柳枝法水五絲散花金紙雲馬楮書奏狀令備一席外方裏圓不得夾帶中下界神位若能七年依此醮祭看有何應驗元嗣次年改除中下界神道憑師巫賽額外其天曹請法錄道士醮賽將及數年忽於醮日有二十餘人遊化求齋元嗣留齋畢因問從甚處來作何營業內一人答云我等住無間天來從無間路來本業無間所營去從無間道去今日得知此處有祈天之會故來赴其醮獻言訖二十餘人盡化爲雲霧不見內一位椅背上留下花紋金縷阜紗

短袖背子一領極有奇異已悉天真降臨留此天衣顯其聖驗遂用繡綵帕裹載匣內永

爲家傳供養纔遇逐月真武下降日其衣隱隱有光芒元嗣子孫皆壽後揚州依稟朝旨括責老人召赴聖節宴席惟元嗣家子孫壽

年八九十百歲以上兄弟八人內吳琬壽過一百步履康健視聽不衰州府間勞據稱翁父元嗣在日義聚不分及醮祭因依及齋到

真武阜背爲驗時太傅陳叔平守揚州備錄申奏續蒙指揮特賜吳琬立爲義門除授本州攝長吏恩澤於大門置義順土臺二所立。華表鶴柱旌表門閭并收真武遺跡衣袍乃是鎮家顯聖之物不得損毀

淨巾結緣

西京善濟禪院有徒弟僧蘊方自幼參禮住持僧用勤爲師累因勾當緣事欲棄披剃阻節不圓忽有人貨術蘊方求一封斷云不四十歲須得拔繩蘊方後爲院門點差緣化衆僧夏浴手巾四百條偶到西薄曲阜山下於澗邊見青衣童子臨水濯足蘊方近前又

却俱走蘊方隨後赴之前有一林華葉茂盛見無數六道群魔坐圍四向其童子立處却是人間供養真武真君活身坐於石上檢校善惡解怨執對送東嶽轉生蘊方不敢近前方欲回轉被逼見童子相召云真君喚蘊方既面拜真君蒙問抄注手巾收上疏目恐爾難尋吾之住所令童子將隨身淨巾一條與蘊方畧充結緣言祇不得亂與諸色人稱是見吾於此所得若泄天機必招磨難立報蘊方拜謝將淨巾歸院納上祇稱於曲阜山不識姓名人家求化得來用摺接着其巾長八尺非凡俗布入手如純纓遇冷處覺熱暖處却涼絲紋無接經覩眼反覆有金光異香用摺帶去謁昭文館大學士知西京留臺司李中孚商量進奏進奉續承詔書來言僧用勤童行蘊方赴闕以致臨殿根問稱其巾除聖府天仙可有外諸國龍宮海藏皆無差寶藏庫官牙看驗並謂上天虬龍白鳳纏鬢玉機天女手工之寶何緣凡世有此臣僚上言若欲本人指說願先賜披刺蘊方爲僧必須肯

通奉聖旨依其蘊方爲受旨推諱不能即依前據實面奏尚未句終不覺口墜聲咽語漸瘡痏其報果是立應除留元物賜赴內道場供養宜令借用應看待蘊方紙就在京與賜住院

宋朝一統

宋朝建降立極後因瀛州高陽關承真武惠錢五萬餘貫應付賞給太祖掛念于此又詳瀛州蕃客託伊壽先姓名兄弟七人壽先則是蕃界廟額七人乃是七辰降靈惟有姓伊一字未曉於是即使下瀛州選地剏蓋北極。

七元四聖祠殿裝畫天曹畢遣近臣齋御香淮東楊爌進士傅鴻一生戒行供養真武三十餘年所作所爲常行方便人人稱譽賢士祭獻忽一日辰時百官陪駕升瑞明殿方欲平章諸道王侯未納疆土爲慮是時不覺雲霧風電群臣各棄避獨有宰相趙普與聖駕被童子二人引召至本內孝成殿太祖駕坐良久於殿前雲空間覩一神明戴星冠披鎖金珮綬執簡躬揖太祖啓曰洪基鼎祚運新昌堯舜須依人歎將莫似后晉纔得位逆義帝玷亂施張吾係天都北極真武靈應真君蒙加賜祠殿於瀛州又承遣使難謝今者遂突過次所以因來報謝聞有天下廟業侯王尚或守據一方未懷臣願近曾親見上帝批鑿並合歸宋朝爲一統永昌萬世帝王之業除淮漢已取復外餘處注定年限各有先後不踰一紀以河東爲首次至南唐西蜀廣東福建然後兩浙合依次收之真武告辭復歸天闕太祖遂與趙普還見左右侍衛守護端明殿以俟遊從宸衷喜慰擇日就內殿建醮仰答靈貺自後一一果如聖訓。

寶蓮重新

○大清微史

吾去矣傳鴻一如睡醒莫測其意次日傳鴻潛自遁去不知蹤由張守真既得真君降言不敢沉隱遂往陝西經略安撫司面稟使相張希古憲委具表奏聞時皇帝御覽驚喜交集後累於庚戌年辛巳月辛丑日明德宮降慶太子即仁廟是也燭玉城天主赤脚大仙下降已應真武降言預報勝因奉聖旨下鳳翔府搜尋傳鴻不知去後續奉聖旨就上清太平宮重建真武寶閣及立傳鴻祠堂贈號勝因真人并給賜銀綃各一百匹兩酬賜本宮張守真見鴻形貌清古遂留於本觀爲修真上士別治一室延之在觀三年修奉上真天罡帶箭

明道中貝州王則反逆據樞密院遷委保信軍節度使尚書兵部侍郎文彥博前去招撫

全承相帥回奏王則叛寇盡已誅滅非臣功
力臣自到梅州見南城門路東有一華表柱
題圓通觀額內是真武殿遂赴殿備香願垂
聖助尋到貝州近城二十里先令將佐問罪
其三則對敵時第四將凌聲出軍迎敵赴王
則復入貝州閉門不出試待打城搜擒緣是
本朝州土不欲遽壞更且守候計二十日忽
見貝州城上迅發暴風亂飛砂雹如弓弩發
箭時見寇軍從空中墜下城脚微死微活不
覺城門大開大軍競入除留居民外遇有器
甲兵仗者盡行誅戮王則就擒馬前戶首異
處遂委官權行知監臣獲勝回復往圓通觀
謁謝真武備熊羣賽納觀真武左畔立塑一
從官貪被械胄名曰天罡神將左臂上帶箭
一隻入深二寸有王則軍號纔除其箭隨有
膿血流出尋和香泥修葺箭瘡并收元箭第三
隻見到候進上送三司禮部看詳差使齋御
香前去祭奠及賜修蓋殿宇候畢別降御銜
醮謝其貝州承斯保護重恩特改爲恩州

河魁碑額

南康軍廬山太清觀有隋朝張祐之奏請建
真武并神父聖母降真殿自後顯應甚多是
時烈祖會群臣欲求福建歸明群臣奏云福
建地剛人狡除是動兵取之烈祖從此統兵

征伐人馬屆塗忽狂風黑霧有毒蛇猛獸攔
道路兵仗不能前進烈祖乃焚香禱空忽於
雲靄中立一神人鞠躬至前曰臣是福州閩
山仙源觀土地蒙本觀真武照來界首迎接
爲知大王舉兵欲取福建緣福建世業未終
已自注定庚午歲合徑歸儻極不當大王收

取特將此意迎諫大王人馬度山越水戈刃
之下死傷性命良久神人不見風霧頓息烈
祖因此回軍至廬山降真殿祭獻見右立一
從官手擎劒鞘者烈祖指問道衆奏曰是阿
魁也烈祖歎曰祇此便是庄路中現者神人

第四
相貌一同後來烈祖歸國上清宮依廬山太
清觀式樣蓋造真武神父聖母三真寶殿令
本宮修奉香火福建探知李王兵馬將至本
界因何回轉尚慮李王設伏遣使赴南唐密
問烈祖於回文內具述中路逢一神人言是

仙源官土地蒙真武差來迎報福建世業未
竭自注下庚午年合歸儻極不當南唐取之
感此神言更不進兵其馬氏已知仙源官委
是通靈保護國界却爲來書云已注庚午歲
合歸儻極因此懷疑集諸局商議若謂歲次
庚午尚有年深未委儻極因依合屬何所之
兆竟不測其理擇日集百官往閩山仙源官
禱于真武願降靈應欲聞庚午歸儻極之意
果荷聖恩響應已知儻極是周後興運天水
之姓一統天下列國皆納土其龍興殿名儻
極故也福王馬氏遂與南唐講和無復相侵

蜀王歸順

磁州崇明觀真武顯聖遍及真定等二十餘
年皆獲聖賜斛斗共一十五萬餘石出耀敘
鐵除磁州收到價錢支付崇明觀修造訖餘
諸州價錢亦及萬數別無支費奏取旨施行
續降指揮下河北轉運司起發上件果麥價
錢就京城砌四聖觀額爲四聖紫極觀特
設普天大醮并降赦恩上達四聖通凡降鑿
朝廷因用兵取蜀未決忽夜有狂風一陣過

於殿庭時太祖皇帝於燈燭之下見一黃衣武士告謂是北極四聖殿下直日符吏吉西川若非四聖降靈卒未有意歸順今已獻上地欽圖經付使相候元質等訖相將回京進呈不消聖慮臣奉真武差報陛下天蓬天猷黑殺既見蜀王歸順已回雲馭惟有真武恐

卷二
西事別有悔意今在雲空守候陛下急差官兵前去迎接立便委諸司庫兵交割蜀地疆界言訖符吏不見次日早朝果有急報蜀王歸順由是太祖繼於四聖觀設醮報謝

藩鎮通和

河北雄州有榷場要切關口除屯馬步軍二十萬外有敢勇白身指使二千內有張琪居常供養真武得悟遁甲行軍之事康定年中北鄙溪番胡知從等侵雄州榷場時王勔爲經略安撫使乃令敢勇前去抵抗果獲勝捷張琪取覆今夜主有蕃兵復來侵犯云有異風起顧壬癸立應其兆兼防火災有司差兵將守護果至二更蕃兵數萬犯界濠張琪解下遁甲秘文上告真武神靈作法隱形於榷

場致遭捉獲知遠蒙恩放歸當時入場却覺頭熱身寒被宋家神真武真君降聖護持本蕃亦曾供養爲觸犯不靈今西梁城已是招伏通和更無作亂之意再犯神怒所獻地里願求授真武分降入蕃依例供養奉聖旨令四聖觀編錄真武下降一切供養儀範回答及下雄州交割所進地里入籍拘收其胡知從知遠至今通和兵革永息以致雄州減退三分兵級支賜皆國家底君神靈顯相宜速遣使命往西北方名山洞天修建金鑑齋

卷三
○ 蘭麻表宸衷願回聖鑒
瓢傾三萬
徐州陳昭倚任明州通判時因遭天童山見鎧真武一身用硯綠裝填立山路塵穢處一龜四足皆折過者不顧昭倚備錢募匠接續競歸大朝有此心忿凡二年聚兵欲壞榷場不得其便知遠獻計動十萬兵至夜搶劫綠知遠入場放火時覺頭如斧斫身似水淋紙見雲中鬼神撮其火焰半揚半滅散於空中又見一神將披髮仗劍喝令不得走知遠走出前被大蛇攔截後遇一龜銜定被張琪捉下若得一命回蕃限一月日與兄知從同齋誓書來降王勔會集衆官面議遂放胡知遠歸蕃保明申奏蒙降指揮謹就在京四聖觀設醮一會仍於雄州榷場建造報恩真武殿

常少卿守徐州偶患腳毒醫寄居滕縣忽蒙朝廷察訪疾愈差充秦鳳路運副昭倚知西鄙以計運爲重憂將帶真武隨身供養時經略總管岑元宥因乏糧給欲責運司忽有道流在軍營賣食藥軍人恐是西蕃細作面見場內良久有人稱東庫火發即滅相持至曉北蕃折兵一萬餘衆張琪親擒到蕃將胡知遠招認是北蕃西梁土主節度使胡知從親弟與兄知從分割一千二百里接連雄州界其兄爲屬北蕃人俱在雄州榷場賣買謀利競歸大朝有此心忿凡二年聚兵欲壞榷場不得其便知遠獻計動十萬兵至夜搶劫綠知遠入場放火時覺頭如斧斫身似水淋紙見雲中鬼神撮其火焰半揚半滅散於空中又見一神將披髮仗劍喝令不得走知遠走出前被大蛇攔截後遇一龜銜定被張琪捉下若得一命回蕃限一月日與兄知從同齋誓書來降王勔會集衆官面議遂放胡知遠歸蕃保明申奏蒙降指揮謹就在京四聖觀設醮一會仍於雄州榷場建造報恩真武殿

今選道士焚修許令刊碑爲記其敢勇張琪特授右班殿直雄州據北蕃西梁城節度使胡知從遣趙彊明入國進奏雄州差官就界接伴續具劄差使星夜准聞准中書看詳胡知從是分土淺蕃節鎮諸侯近因動兵來劫

推塲若非敢勇張琪精通遁甲告現真武福神生擒胡知遠却放歸蕃寇伏甘降今再有使臣祇令就雄州接待審問申奏經略王勔

遂引趙繼明入城稱欲割獻粟地一百四十里有六百戶植利并進表一通近因搶劫推

帥首却稱是陳昭倚親隨人姓裴傳得此方

曹救天下無限餓人爲見招討正此嗔責本

官又恐糧草應副失時故來貨散靈丹定不

誤事奉元有試分數服與傷中臨死人喚皆云胃腹滿其流取一瓢子付元宥告云我亦有此藥一囊欲往西陣李大王處貨賣本

元宥驚異將此藥瓢子傾俵其藥約三萬有餘俵足人馬兼瓢子底有襯紙一片題字云是太常少卿陳昭倚家神裴真人救願之法士馬服此三日不食省免糧草次又西蕃李

大王來問稱令奸人來賣接骨風藥數萬人服之皆如癱瘓倒卧不敢約戰情願回蕃元有安坐獲勝并寫紙昭應曾於唐則天時生裴侍郎家留此姓氏今奉元宥幾通聞奏蒙

三司參詳除將校依次給賞其陳昭倚陞禮部侍郎所有奉元宥收到藥瓢子紙上文墨

收寄天章閣宜詔天下天慶觀善設醮錄七晝夜及係真武觀宇許支官錢修葺

壇儀一京

東京紫極四聖觀童行洪知辯捨俗出家逐日掃併三門殿廊夜間打鋪宿於廊下緣四

聖畫於紫極殿兩軒四壁除本觀常行香火

外知辯逐日自打化錢收買篋櫃誦供養二十年不輟至和二年京城雨雪夜深忽見

門下有貨藥道人用蒲袋枕頭卧於濕地知

至晚道士辭去知辯告曰纔食後便困倦人

說是脾疾願求一二服蒙將壺蘆子搖動裏

有藥數丸連壺蘆付與知辯令候子時用淨水西北念金闕真人七遍吞下一丸餘留備

急救人道士出門不見知辯當夜喫一服更不思飲食在京皆云知辯遇仙絕粒以致親王宰執臣僚委證詣實遂達聖聰蒙委開封府及御史臺撫問元遇情由內有金闕真人之語詳解即真武本師

太上老君之號時京城軍民久遭雨雪多患瘟疫知辯遂將壺蘆內藥丸施散祇圖略救數人其壺蘆直至傾倒一京約四萬餘人其藥尚未盡而患者安全臺奏請其供知辯特賜度牒披戴及於本觀建真武大醮大齋用

報降遇之恩

雪晴濟路

雄州防禦使殿前諸軍檢校副虞候戴夔奉差部兵十萬往安南方到邕州值大雪停住半月糧草不給凍死不少有隨軍指使方琮告曰隆冬道路積雪六尺般運阻絕欲救人馬性命除是苦祝真武福神莫獲晴霧方琮今帶得畫像在此戴夔便備辦供養面對真武幘像發露誠摯纔燒奏紙不移時間即獲晴霧雲收日照道路通濟即届安南仍獲全

勝奉聖旨就新建真武寶應閣啓建法醮
七書夜答謝

風浪較當

天聖二年十二月萊州梅江巡檢龍夢錫擅
帶弓甲巡捉私鹽與兵級同情規取公海居
民財物入己夢錫既聞彰露差官追勘却同
諸軍謀叛帶領家屬入海劫掠商船殺傷人
命搜擾鎮市聚集海寇數百人委是難收尋
據逐司具狀告急蒙朝廷差登州都巡檢陸
奉選精能水軍一千人收戮後來陸奉被襲
夢錫擁向海洋深際閣山下經五日糧盡無
由出得閣山岸陸奉思惟本家侍奉真武香
救應數句衆軍夜坐船中半夜忽覺潮水泛
漲風浪翻湧聞得聲夢錫海口人船叫噏殺
聲霧暗遮隔陸奉軍船至曉見仰浮死屍俱
在陸奉船前及有破壞戰船灌溺沉於淺沙
認來即藝夢錫并家口皆死在船有二十來
人得命者用繩索執縛陸奉令木手斫到首
級回青州經略安撫司將生縛軍冤勘問是

夜黑雲之中神將鬼兵毒蛇猛獸散於虛空
不可名狀是時州府默審聖道降靈乃關報
合屬照會案經略安撫梁實錄奏奉聖旨陸
奉轉除崇儀使仍下萊州於梅江海口巡檢
司建殿奉安真武聖像并左右神將天兵以

助戰報恩廟爲額

聖箭垂粉

天禧中兵部侍郎充瀛州高陽關兵馬都總
管知瀛州房之才狀奏蒙差到任經三月有
淺蕃萍蕪寨主魯繼成等二千餘人於元年
八月十六日夜擅侵疆界搶劫去青木堡糧
草四千餘石本關遂差第四將鄒淑及指使
劉翊將兵二千去蕃界取回次日有蕃兵一
萬衆來有一將云燕廉信爲北燕王聶胡祈
因青木堡每年收軍糧草豆千餘萬點差將
兵二萬來奪夜到萍蕪寨其寨主魯繼成獻
計國青木堡不作準備於十六日夜越界搶
奪軍糧鄒淑謂曰大燕天子已和睦其北燕
王聶胡祈以下敢擅用兵侵奪今不欲申奏
朝廷便請遣使入燕國發遣所劫糧草交還

青木堡其燕廉信不允遂致戰敵蕃兵大敗
聶胡祈乃帥兵二十餘萬隨後將瀛州西北
兩門近濠半里圍合六日不退至第七日時
當九月九日不覺刮地狂風煙雨迷亂祇聞
蕃兵噏聲械隊奔走差兵追逐據鄒淑等於
草徑中收得傷中蕃人數名房之才聚問內
一人云未審城內有何神道祇見西北兩門
振地狂風吹起沙塵遮撲眼目但見箭翎如
雨驟之聲有無數蟠蛇趕咬人馬聶胡祈於
馬上叫得字一聲收軍便走某等各中蛇咬
箭傷走趁不前今被收捉當時看驗逐人所
傷並是蛇齒咬損并中箭瘡亦無出入紋路
顯是神靈旬日間據界濠巡檢押到蕃校二
人封合皮筒文字上寫指定大朝瀛州高陽
關都總管房侍郎開拆却稱今後不敢擅發
兵馬聶胡祈於右眼睛中一箭及取落箭鋒
於手中化爲灰粉如壁畫者及風塵內變現
毒蛇神鬼趕敗蕃兵二十餘萬不知本關供
養何神如此靈驗今封去神箭一隻諸將定
驗名祠回報責要祈求保安眼目房之才將

箭細看委是粉壁者遍徃宮觀寺院及廟宇並無此壁畫後徃州南新紹壽先廟內正壁畫甚極繁微大帝兩畔畫四聖皆掛金甲立身各帶箭箇至真武箭箇當中闕畫箭一隻繼將卷中送到者灰壁畫色比對一同房之才焚香復將壁前親手逐廊指上前卷闕處輒依畫壁如故但有絲痕微露爲驗本司已具錄由遣使回蕃奏取照會朝廷遣降御香往瀛州壽先廟建醮仍告命天下宮觀如無真武殿即仰建立及下高陽關推賞

神槍竹刀

知賓州蘇咸授遺表論柱州安撫司不發救兵來拒蠻寇致守臣身死其蘇咸死後有監稅王褒被差巡城半夜越牆濠私遁值雷雨走入林中被數神人擒捉問何人潛竄應曰賓州監稅王褒畏懼而逃其主者乃喝王褒曰太平時貪利祿濫受國家當其急難畏避奔走合與一死緣一城人民不忍枉遭屠戮目即未有救兵今特借汝槍一條步兵五十人乘今夜雷雨之勢趕去蠻寇王褒曰自來

不學武況蠻虜數千赤脚兜惡之徒五十餘卒何以當之亦不明是甚方聖賢願垂指示神寧部從云汝但執其槍領五十衆急速用事若得此功他日榮顯欲國家知委但云北方三元遊奕大將軍也王褒暗中受槍領兵

出林隨後電光相逐到蠻子寨_{第三十六}執聞霹靂一聲震驚蠻衆鬪賽競相鬪敵至曉蠻隊已臨海口離賓州城二百五十餘里當夜天兵到時蠻寇大半先乘筏過海逃遁惟陰兵趕散不留一寇賓州一城生靈不遭塗炭時軍將

知得因依具奏朝廷檢會蘇咸遺表量與恩例其王褒係真武威德教令護國救民可加授崇儀使并交點本人所遇神槍者驗即是蠻隊中所用大鋼竹刀以顯福神於倉卒間有奪勝之權宜令賓州建立報恩護國觀修

趙天祐以十萬兵索令調戰方遣指使孫德出馬與西將交槍繼發兵大戰至二更以來

兩向有萬道火光逆燐軍陣逼逐干戈西蕃人馬各各槍旗斬折弓弩落弦金鼓錯亂走如奔鹿諸軍乘勢趕進似覺天明乃見隨軍第六將錢從吉挾到蕃帥趙天祐首級諸兵將皆言夜來陣上見無數魚鷺鳥嘴醜惡異相拔頭跣足或騎風電或趕蛇獸是以接勢剪伐蕃軍卧尸數萬惟有一道火光驅逐一馬騎落路而走錢從吉認是趙天祐乃得首級且以四萬人馬往敵二十萬衆若非虞候奏政獻陳道法任以至誠蒙真武降臨兵陣

四萬餘衆却抵西域三十萬衆校其勢力顯有優劣實抱憂懼不免告急於朝廷亦慮事有迂迴之故時有隨軍虞候表政素習北斗玄剛法奉侍一北極遊奕真武將軍誠心習行二十餘年頤於元帥帳前鋪設供養錢公偃即自虔誠撰詞錄具述西域因依欲仗陰助是夜秉政將背掛真武供養至三更行法燒化并醮獻北極四聖元辰諸司訖次日趙天祐以十萬兵索令調戰方遣指使孫德出馬與西將交槍繼發兵大戰至二更以來

兩向有萬道火光逆燐軍陣逼逐干戈西蕃人馬各各槍旗斬折弓弩落弦金鼓錯亂走如奔鹿諸軍乘勢趕進似覺天明乃見隨軍第六將錢從吉挾到蕃帥趙天祐首級諸兵將皆言夜來陣上見無數魚鷺鳥嘴醜惡異相拔頭跣足或騎風電或趕蛇獸是以接勢剪伐蕃軍卧尸數萬惟有一道火光驅逐一馬騎落路而走錢從吉認是趙天祐乃得首級且以四萬人馬往敵二十萬衆若非虞候奏政獻陳道法任以至誠蒙真武降臨兵陣

神獸驅電

天祐元年二月一日興元府觀察留後錢公偃奏稱蒙樞密院選差充鄜延路安撫招討使退除西蕃趙天祐兵革遂依票交割兵馬

現火光萬道露神獸萬形大敗蕃衆仍獲渠

魁如此顯應三司禮部定到虞候表政出給

公據放今遂便又奉聖旨賜酬獎錢五百貫

就在京上清靈應官建道場一月仍設普天

醮其錢公偃轉一官除宣徽院使

毒蜂霧雲

西京崇福宮有北極紫微閣唐則天時建做

做天宮有二勝四將之院有前後帝代御書

每年係故老重臣監提并使命管掌非同常

處近爲右角一簷傾圮漸傷聖像尋報判府

侍郎富弼偕諸官來驗見一椽斜墜損真武

右肩不敢擅修合具申取旨却有內侍岑靜

奉勅齋香誥獻崇福宮諸殿委提轄及判府

等計驗北極紫微閣真武福神身相有無動

損近爲皇帝於寢室見神人紫綬金帶端笏

纓稱臣是西京崇福宮北極紫微閣傳奏土

地今爲本殿真武靈應真君因與皇帝助戰

西蕃趙元昊化黑蜂遍滿軍前特助元帥龐

籍獲勝爲施神功護國右臂傷中不可盡言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三

西士馬雖未回朝知府富弼其前項付岑靜

回奏奉聖旨差殿使及八作坊工匠并賜金

字牌一面限一年重新修蓋兵部尚書門下

平章事龐籍劄子稱面奉委差安西征討趙

元昊方大軍臨三鳳川與趙元昊親戰經三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四
流四
神將教法

乾興二年正月據忠州團練使充黔州兵馬

鈴轄張孝寧狀奏近爲南戎谿洞蠻子龍氏

群集萬衆盡習標槍實難准敵蒙樞密院差

充此任於安撫司抽軍五千及指使三人孝

寧因見故父宣徽文立供養真武一堂在家

凡事求誠乃行件件靈應孝寧做父供養專

誠不違昨爲朝廷欲試武學預曾夜夢受真

武殿下河魁神將親教捨法弓馬事藝頗然

神悟至殿前呈試於二百人中唯孝寧第一

當授三班殿侍出身是真武保護至此孝寧

軍隊約行一百餘里遇夜路次護國觀有一

小殿香燈微明見牌是真武之殿孝寧焚香

求一籤大吉暗對真武發願此去若得一陣

滅除蠻寇當以本身官資兌換恩賜報斯靈

貺越明孝寧領兵前行以五千雄郎步軍臨

蠻界乃逢龍氏萬餘人孝寧併輪三陣至夜

立寨於秦風山漢伏波將軍馬援廟尚間蠻

兵追逐方二更時相望百步間忽風雨四起